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六 起咸通元年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 諱漼宣宗長子也初諱溫即位更名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庚辰 大中十四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 桐柏觀在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桐柏觀賜號崇道觀 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

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子將小將也望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即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戎奏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蕃接界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三溪在今嵊縣西南一溪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嵊下由南來與新昌溪會於嵊縣西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三溪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眾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暀音旺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廟號宣宗　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要肩輿以歸　義成節度使李福奏潁州去

夏大雨平地水深一丈山稼廬舍漂沒殆盡乞蠲租賦從之鄭祇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淩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祇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暨至錢清渡而東入於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復召還府中以門衛祇德愧之比度支稟餼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越州會稽縣東南有平水鎮又東踰山即小江也北又一小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於剡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祇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

任也諸相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觀察使徵祇德爲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分左右號北門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

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吳分章安之西界置始平縣晉改爲始豐縣宋齊唐武德初分臨海置唐興縣宋改曰天台九域志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百一十里）癸酉入餘姚殺丞尉（餘姚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四十七里宋白曰餘姚舊縣在餘姚山西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東破慈谿入奉化抵甯海殺其令而據之（開元二十六年分明州之鄮縣置慈溪縣在州西三十七里又分鄮縣置奉化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年分臨海縣置甯海縣屬台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西陵戍在越州西一百二十二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

日西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暀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為鄭祇德置酒

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飮監軍但與衆宦者醉飽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飮丙申餞祇德於郊復樂飮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飮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屛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

餘人凡吐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觀察府者舉其籍而取之慮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龍陂澳潁川郟縣之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敕蔡州牽牧號龍陂牧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遠近眾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為候騎眾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

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棄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沃洲在今越州新昌縣東南甲辰拔新昌寨新昌時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州東南二百二十里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　自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爲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乜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願聽敏中能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爲陽翟令譜珪之六世孫也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爲譜侵敏中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甯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暀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乃是王式以前所發忠武義成軍頗驕偷少更請益發兩鎮兵

及昭義軍詔從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戣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海遊鎮在寧海南九十里）賊入甬溪洞（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楢溪赤城）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嚮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暀悉斬之曰亂吾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寧海東北四十餘里）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澨（水際曰澨）思

益等過賊將劉從簡於甯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黃罕嶺在奉化縣西北剡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甯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南陳館在甯海西南六十餘里）眾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膠村（上膠村在甯海西北四十餘里今謂之上膠山）賊將王皋懼請降　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為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紳順宗子）京師地震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跋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由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

茵在唐興獲俘將甚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爲完壯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晊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要斬晊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考異曰平剡錄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甚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擲磚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餒官軍亦疲裘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公曰賊懇暫休耳謹備之仍遣押牙翟從暇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晊劉慶十餘騎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

將詰同我軍之解將使勇者被甲馬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
前甫輩離賊數十步伏兵疾走以問之鐵騎數百衝犯之城中賊
不出甫遂甚不知所爲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
日縛至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執其徒劉暀劉㬋二十餘輩三
斬之械裘甫獻闕下玉泉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甫甫始起於剡
既爲官軍所敗後入於剡城堅卒說不可遂攻式乃約降許奏以
金吾將軍甫許焉其將劉暀獨以爲不可比及越城左右則械手
以木曳頸以詣甫曰吾旣已降何用是爲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
去公且行有命矣既至式登南樓俟之曰裘甫何罪罪皆劉暀輩
命三斬之暀顧謂甫曰君竟拜金吾乎斬甫于長安東市初甫之
入剡也諸已屢敗向使城守期歲未可平也玉泉子曰古人有言
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遂乎
剡錄一何曲筆哉雖舉歷濤顯而卒以喪明不復起可不慎哉案
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裘甫在剡城窮困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
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爲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
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之爲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擊其後縛之耳
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
諸將追至大蘭山今明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山在越州分界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
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

降數百人得從衛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　封憲宗子憻為信王　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軍須謂行軍所須糧仗衣物悉

力謂盡應辦也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衛王灌灌上弟也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不許辛亥以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考異曰裴且李太尉南行錄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子燁貶立山尉去年幸遇陛下惟新之命霈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殁于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又曰旅骨未歸于塋域一男又殁于江湖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實錄注引東觀奏記云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滈言之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謩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閔而許之綯語復謂滈曰向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且為同列言之遂而于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燁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祭于州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恭承新澤言還舊址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鄭奏乃云孤骨未歸塋域雖然宗初從徙郴縣尉未詳或者從

人爲作之非鄭本參也實錄注又云白敏中爲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衞公太尉與鵩鳥怨結征魚親交兩散于西圖子弟進諷于南土嘗紫一韶帶履三台保持殲瘞于天年論請爰加于寵贈全緯書爲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案此似緐敏中閑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鄭亞德裕素有恩于敏中敏中前作相旣遠貶之至此又原其美鄙哉案劉鄴表云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二年也舊傳鄴爲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朱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前行錄鄴此時未爲翰林學士以上此表收批使令內養宣喚入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連延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爲此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度用之餘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之者茲實有賴上曰今何在曰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于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一覽遂許其加贈歸葬焉案宣宗素惡德裕故始即位即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爲淺陋今不取

己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諴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孜未遇時偃蹇名場伶俜風塵之內所跨

登隴無故墜井死或登朝士之門或寄逆旅之舍常多齟齬時人號爲不利市秀才有僕李敬者隨孜已久備嘗艱苦或誘之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每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戀戀一窮措大有何益哉縱其不然且從堂頭官人作生計亦得豐衣足食以了一生也時號堂吏爲堂頭官人故云敬聞之輾然曰我使頭是飽學秀才一日及第我還擬作西川留後子奈何云然衆莫不揶揄而掩口時孜於壁後竊聽一一聞其言未幾孜竟登第涉歷內外遂登台位至是以宰相出鎮西川臨行以郵吏託者甚衆孜一無所許至鎮即以敬知進奏王事執掌莫不榮之

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播州屬黔中道大中十三年爲雲南所陷此非安南巡屬也李鄠越境收復欲以爲功而不知蠻兵乘虛已陷安南也

閏月乙亥上朝獻太淸宮十一月丙

子漼立太廟丁丑祀圜丘赦天下改元咸通　是月處王泝薨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

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暴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亦拔播州傳誤以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鄠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

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新志邕管所領又有籠州武州沈州後皆廢省據此則武州當在宜州界

辛巳咸通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二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受宣受宣命也三相起避之西軒三相畢諴杜審權蔣伸也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

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覆讀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豈得不自憂乎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他慮旣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意此亦是虞世悰家傳書之其詞旨抑揚容有過其實者洪邁隨筆曰案懿宗卽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

審徵乃懿宗自用者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溫公以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倘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考異曰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即位欲罪大臣徐解之案立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誤也今從補國史

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眾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祁王綰薨綰順宗子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群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群蠻附交趾朝廷以杜氏強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劉昫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朱崖郡為崖州自雷州徐聞縣南舟行四百三十里度大海達崖州宋白曰宋開寶六年割舊崖州之地屬瓊州仍改振州為崖州考異曰實錄又賜寬手詔云云

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李鄠又處置其子守澄使誘導
蠻賊殺陷城邑鄠到鎮日於李鄠處索取前後敕詔一一參詳初
李琢在鎮鎮首領愛州刺史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緣誘溪峒夷
獠為之鄉導琢察其不忠殺死焉及李鄠至鎮賊陷安南鄠走武
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眾朝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
吾將軍鄠以失備貶儋州補國史賊陷安南李鄠投武州召土軍
收復頗有功績殺首領杜存誠以捍禦蠻恒不戮力盡敵兼誘溪
峒夷獠為鄉導之罪也鄠貶儋州後以存誠溪峒嫡族家兵數多
子弟繼總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方甚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
舊章長流鄠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以誘其竭力命前驩州刺史
王宙為都護案鄠所殺存誠之子守澄已為王式所逐鄠至旬日
殺之非因扞禦不戮力也代鄠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
獨取鄠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不刪錄實錄　按唐朝若以杜守
澄之戮為李鄠罪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官此余所以致疑
於斯
也

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
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
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
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

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宏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宏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宋白曰邕州古南越城晉置晉興郡隋為宣化縣唐武德四年于此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巒州本桂林郡地唐為淳州後改巒州至京師五千三百里西至邕州三百里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宏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巂州攻邛崍關穆遂不行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月案補國史杜邠公再入蜀建議遣使弔祭令其改名纔命使臣已破越巂峻池攻邛崍關頃使臣逗遛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巂州前實錄書于

十二月謂也柴南詔已稱帝陷安南豈可遂縱恣但欲姑息故隱不知其僭號及以陷安南者爲土蠻耳 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壬午 咸通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赦天下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

二月棣王惴薨 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考異曰實錄咸通三年二月以蔡襲爲安南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三月以蔡京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五月以京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帥軍三千赴援安南案補國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諸道事又云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寬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又案樊綽蠻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卻回一一白于都護王寬張得臣皆牒全無指揮擒放準回苟求勳獎致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徵之其由莫非蔡京于寬之過綽既謂

襲爲本使爲之入識則是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
猶未去任且不知綽不自襲而白寬何故也又譏將兵代寬寬爲
已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歿疑覽書擅放軍回字
上少蔡京二字莫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
邕管經
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牢落
人戶彫瘵務省數月朝廷責其更改舊制降授威衛分司蓋文楚
既之官而朝議責邕州將校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
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圮廢人戶殘耗由是頗
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煩擾復改命懷玉爲新制文楚數更條
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蓋因補
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
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復以京權
知太僕卿充荊襄以南宣慰安撫使 爲蔡京敗張本 夏四月己亥朔
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 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也三七二十一日
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兩街僧
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 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

夾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為元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元祖謂唐祖老子尊為元元皇帝素王謂孔子也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絕塵中人情莫不愛其親莫不愛富貴佛者棄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為宏闡勝大之言以為佛滅度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瘼病也殷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

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饋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考異曰舊傳璋咸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日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人自是軍中畏法案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

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爲邠甯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甯節度使　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既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考異曰舊傳曰式至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華子雜編曰溫璋失律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准例排隊三百人遠接式被衣半臂胡牀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如前死者皆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悉盡虎狼之

衆居常感謂能吞噬于人及于斯際式衣襖于牛臂曳屐危坐途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旋踵者其後親戚相訪不能自會焉案若輒殺數千人豈有人不知者又式自 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浙東除武甯非所謂也今從賢條

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三年 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四年 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孼消弭而武甯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憲宗元和四年析徐州之符離蘄泗州之虹置宿州治埇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當舟車之會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為名 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甯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元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還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 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

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嶺南分二節鎮西道治邕州奔藤州藤州漢猛陵縣地唐置藤州至京師五千六百里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眾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以其割桂管巡屬隸西道節度也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佾為魏王侹為涼王佶為蜀王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為蘄王憲宗子憒為榮王　南詔帥群蠻五萬寇安南考異日補國史云四年春南蠻領眾五萬攻安南案蠻書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賊西南角下營花蠻千餘歷江岸屯聚懸形勢亦當陳面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賊則是今年冬末蠻已過交州也今從實錄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荊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義征子弟因其應募從軍名之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

先保護遏欲遣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考異曰實錄詔襲且往海門是令棄交趾退屯海門也案鄭愚分兵備襲死時猶在交趾蓋詔書到時襲已被圍不得通也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冀王綰薨綰順宗子○綰音館 是歲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眾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癸未咸通四年春正月戊辰上朝獻太清宮己巳朝享太廟庚午祀圜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攜其印浮渡江

自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下北戍灘出鬼門江度海抵安南界樊綽攜印渡處即此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東羅門安南羅城東門也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考異曰實錄二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縉羅伏州扶邪等令麻光高部領其衆於城西所下營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經略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鬭殺傷相當正月三日賊衆圍城漸攻甚急襲城上以弓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襲左右中弩死家口并元從七千餘人悉陷於賊從事樊綽攜印渡江其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卻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一二千人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案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為之其中又多差舛如楊思縉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蠻書誤為縉耳彼雖蠻夷豈有名思縉也張彥錄理書稱傳載高駢與雲南牒亦云楊思縉善闡節度新書亦承此誤為縉又蠻書亦云思縉光高部領者桃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盡將蠻兵也補國史云蠻衆五萬攻安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花蠻桃花人已在城下豈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書言二十

七日逼賊者但記見河蠻尋傳蠻之日耳又言正月二日三日者但記以南詔射得甚子之日耳非其日始開城也且城陷奔迸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詳然四道兵所殺人數縱因僧無得說始知之薛苗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書其僞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遂屠城亦因實錄而誤○彭音滂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　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西涼即涼州蕃此時猶進築也南蠻侵軼干戈悉在於道途何月以來不爲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久安未晚弗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考異曰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舊史係還宮之日唐年補錄云二月庚子一日拜十六陵尤難信也　置天雄軍於秦州代宗姑息田承嗣以天雄軍號寵魏博尊以其悖慢削之今復于秦州置天雄軍至于唐末魏博復天雄軍號秦州

不復號天雄矣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寶爲天雄觀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就義武軍中選之也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爲兵部尙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與左軍中尉楊元玠敘同宗相結故得爲相爲楊收與元玠交惡張本　乙亥徙容管隸嶺南西道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

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若對大賓或盡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僕旁若無人自起徹鉤手簾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考異曰實錄以都州爲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置使貞孝公諸州高駢爲邢州進討使集地理志集都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今邕州地理志邕州乃賜邕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以宋戎爲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饋運者皆

泝湘江入澪渠灕水酈道元曰湘灕同源分爲二水南則灕水北則湘川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漢伐南越出零陵下灕水即此路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自零陵西南謂之澪渠新書曰桂州有灕水出陽海山世言秦命史祿伐越鑿爲渠馬援討徵側後治以通餽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廢後唐李渤復浚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灕二水皆出靈川之陽海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灕灕急流又二千里至長沙水始發南下曰灕名灕三百六十又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皇戍嶺時史祿鑿此以通之遺蹟灕水源於雲泉之陽海山在此下融江牂牁下流本南下廣西興安水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踰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鏵觜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閘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勞費艱澀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爲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

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容藤二州相去二百七十里）蔘王滋蕤（滋上赤也）救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唐中世置閤門使以宦者爲之掌供奉朝會贊引親王宰相百官蕃客朝見辭唐初中書通事舍人之職也元宗開元中以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兼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不應忽以內人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書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不賀楚子問其故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太宗發卒修乾元殿閣張元素諫卽日罷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歷

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爲左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綱謂專家謂父在而專任家事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爲安南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言滈父綯執政之時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　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甲申咸通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蠙爲昭義節度使取歸秦心肝以祭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爲其子滈訟冤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敕曰雖嘉蹇諤之忠難逃疏易之責　丙午西川

奏南詔寇巂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二城蓋築於巂州界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時交州寄治海門欲使張茵進取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 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盜宣示中外編諸史策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按給之二字上下必有闕文今不可考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

天平軍兵也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戰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明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寘同平章事寘復之孫也　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甯即與代歸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史炤曰兩林部

部東蠻國也去勿鄧國七十里地雖狹而諸部推為長號大鬼主殺獲甚眾係塞城使杜守澄不從南詔帥眾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皆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捷事多虛妄具所聞啟于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辭疾免責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懿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以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踰歲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帥不叶以右武衛大將軍罷歸並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懿宗實錄傳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考異曰補國史茵驍將無遠略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孝公蜀獄密疏請用驍衛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邕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付高公指揮案今年正月詔茵將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孜已罷相今從實錄附于此實錄駢官為右領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

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道之師禦之令不敢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戍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　天平節度使柳仲郢薨仲郢母韓皐之女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母常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其勤及長工文章持身有父公綽風矩動循禮法牛僧孺鎭江夏辟為從事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哉仲郢方嚴尙氣義非親甚謹感李德裕之知己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已久其家已空遂絕

蒸嘗誠惰痛惻綢戚悟從之仲郢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祥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賑蠲負耴無遁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必斥廩爲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父子行略相同而仲郢尤儉素廄無名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晝夜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又手錄它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皆小楷精謹無一行字當時士大夫推尚家法者以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子弟亦各修整嘗出貨一婢于韓金吾家猶未成券聞金吾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駔音藏上聲儈音會賣物牙行也婢於窗隙中窺見即僞作中風狀仆地金吾

怪而問之婢云我以此疾故出柳宅也金吾遂不售而歸之人或
問曰汝何時有此疾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能再此賤
術耳郎邪　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
充河東節度使　王鐸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
事時年三十六為路巖以高位疾僨張本
乙酉咸通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廟時王皞復
為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王皞議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二年　諸
道進私白者唐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閩中為多故唐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
使杜宣猷每歲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者德之庚申以宣猷為宣
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寘
薨　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璩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

裕之子也元裕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璩音渠　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强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邕州刺史喻士珍貪獪獪音怪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邕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從孫也　六月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高璩薨　以御史大夫徐商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爲郢王儼爲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高祖武德四年分交趾所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府府安南府郭交趾宋白曰南定縣漢日南郡西捲縣地

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劉昫曰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寧承化治縣地騈

掩擊大破之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五月騈奏於邕管大破林邑蠻衆林邑在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與中國久絕劉昫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騈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于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騈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騈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耳復安南實在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于南定縣衆潰茵以五年正月句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騈代之則騈豈得以其年九月己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騈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蓋騈以六年六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錄又云九月騈奏破蠻龍州蠻衆并燒食糧等準詔騈令于當界守備綠近有赦文已許恩宥候其徒叛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案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騈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騈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貲畜走龍州卽安南所管龍編縣也收其所穫以食軍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

鄭氏崩　晉絳二州地震

丙戌咸通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僕固俊克

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鎮又西延城西行三百二十里至輪臺縣考異曰實錄義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漢皆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俊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為吐蕃所據耳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宋白曰鄯州南至廓州一百八十里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鄯州城使張季顒押領拓跋懷光下使到尚恐熱將并隨身器甲等並以進奉新吐蕃傳曰鄯州城使張季顒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今從補國史實錄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巂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謂去年陷巂州也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

已鹿天順人南詔自尋夢湊以來自稱驃信夷語君也因僭號自稱鹿天順人　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鎮十年爲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爲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宏宗拒卻之　夏四月辛巳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爲蘄王傅以毆繫南詔使者也蘄王緝順宗子　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主祔別廟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宏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皥爲留後　以王景崇爲成德留後　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

楊緝思助安南節度段酋遷守交趾（善闡府南詔別都也在交趾西北）以范昵些爲安南都統（些音棱上暱又音細）趙諾眉爲扶邪都統（宋實錄扶邪縣屬羅伏州蓋南詔所置也）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考異曰補國史謂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案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略招討使耳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爲節度而無月日蓋闕漏也）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興之從子也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皥爲魏北留後〔八月辛卯晦〕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爲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爲姦利楊元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

价怒以爲叛己故出之　吐蕃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乞離胡事始見二百四十六卷武宗會昌五年）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遊船遊奕之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鎭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闇懦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

遂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蠻居安南界內者爲土蠻）斬首三萬餘級（考異曰舊紀十月駢寇悉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戮都蠻獲賊首遷朱道古及梯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日下又云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逆散又云敗楊緝思段酋遷朱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案賊首遷即段酋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城與敗緝思等共是一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鬬斬其將張詮李溠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晄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蓋因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免咸通二年以前逋負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自此迄宋朝安南遂爲靜海軍節鎮）自李涿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十二月黜夏

斯嵬將軍乙支連歿入貢兼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明年曆日

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爲節度使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南宮興慶宮禁苑在皇城之北）昭應咸陽（昭應有華清宮咸陽有望賢宮）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丁亥咸通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皥爲節度使　丁未晉絳二州地震　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以爲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

豐三日訖豐四日猳豐五日勿鄧豐六日白豐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

東籠部獨盡心於唐與韋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

劉濟遺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樂工

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三月上以

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元

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

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卽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

事別處可及官不從可及遂恃恩恣橫人無敢指斥　夏四月上

不豫羣臣稀進見五月丙辰疏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

遞降一等出宮人五百縱神策五坊鷹鶻　秋七月雨湯於下邳

壬寅鄆王緝薨緝順宗子　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牓禁之民

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　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華嶽廟在華州華陰縣）施衣物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爲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爲相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八月庚寅貶收端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賂百萬明年貶爲端州司馬案是時保衡未作相舊傳誤今從實錄）　九月上疾瘳賜民痼疾及軍士戰傷者帛　冬十二月信王憫薨（憫憲宗子）　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進士皮日休上書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之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請廢莊列之

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又請以韓愈配饗太學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孟子荀卿揚雄傳聖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爲蹴踏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則典禮未爲備也不聽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七 起九年盡十年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戊子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分眉蜀邛雅嘉黎巂七州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巂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巂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幷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

纔百六十里蠻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爲李師望以定邊軍致寇張本）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三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唐制凡行軍置隨軍糧料使兵少者置糧料判官）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劫桂州庫兵北歸徐州）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

掠　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爲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鎭交趾從之考異曰補國史曰高公姪孫潯爲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潯節度交趾實錄但云高潯以下勒姓名于碑陰不云潯爲節度使新傳云駢之戚其從孫潯常爲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案駢爲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　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爲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既分西川置定邊軍則諸蠻皆在定邊軍巡內　龐勛等至湖南湖南觀察治潭州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

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峭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眾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眾至千人丁巳至泗州泗州晉末宿豫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又置宿預郡又改東徐州又改東楚州陳大象三年改泗州開元二十四年移州治臨淮縣臨淮本漢徐城縣地當泗水口南北衝要之所刺史杜慆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凡藩府有大宴則樂部頭當筵致辭稱頌賓主之美所謂致語者是也徐卒以為玩己擒優人欲斬之坐者儆散慆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慆悰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牒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徐城縣屬徐州宋朝省徐城為鎮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餘里自此

而西北則入徐州界餘其道里迂遠故龐勛等西入宿州至符離距徐州纔一百四十里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羅網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王侍中謂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二年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遞中謂入郵遞送使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

離倘未釋甲符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域志宿州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四驛百二十里闔城忷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蔓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

軍之首而輒敢害之〔謂戍卒殺都將王仲甫也〕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污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虹漢古縣宋魏廢省古城在夏邱縣界武德置虹縣於古虹城貞觀八年移治夏邱故城時屬泗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虹音絳〕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時張敬思尚在勛等〕

乘中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任山在彭城西南三十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敗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掠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聞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兵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濉水在虹縣故城東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考異曰舊紀九月甲午勛陷宿州今從鄭樵彭門紀亂及新紀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

可復攻先是熊璐聞衍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衍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夜有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警眾謂之持更顏之推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徐州居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中有大船沿汴而下人進則可以入江湖矣以千縑賂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此謂汴州東境也縱使西歸謂西歸長安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檥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

密以爲畏己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滄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渡濉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遴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九域志徐州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考異曰舊紀九月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判官焦璐等賊令別將梁丕守徐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迥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曾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

賊遁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實錄自勛至徐州出兵退至符離已後皆置於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刳而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漢高帝起于沛豐唐沛屬徐州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賞罰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度翦滅一軍見上卷三年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

權兵馬謂後彌歷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四州謂徐宿濠泗）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弈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郛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爲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安配隸又作詔書曰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屬悉爲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渦口至濠州僅隔淮水耳）道路附

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爲乃開
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考異曰舊紀實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案濠本徐之屬郡勛纔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猶未及爲備豈得至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泗州刺史杜
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
入泗州封府庫慆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卽引兵
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
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廷聞龐勛
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
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振
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羣盜降者
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

雲京之孫讜辛雲京見二百二十二卷肅宗寶應二年形甚矬而短然多力少年時嘗耕于野有兩牛相鬬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及長學詩書能擊劍性慷慨重然諾專務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年五十不仕寓居廣陵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眾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掉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慆設守備帥眾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眾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

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
害而官軍尚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近十縣宋州
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元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
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
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
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眾皆賀明日
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
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
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
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考異曰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節度使晏權智興之從子也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正月一日進

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丕出戰屢敗乃授承訓義成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充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鎮以節度副使陳勛句當曹後以王晏權爲徐泗濠宿等州觀察使充徐州北面行營招討等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等使彭門紀亂新紀承訓等除招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以太原節度使康承訓爲都統討徐州案庚申十二月一日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

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耶赤心沙陀薩葛安慶分爲三部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眾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有洪澤鎮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慆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

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䧟與之泣別議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議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遛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議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議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議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存疑時郭厚本止分五百人而此云千五百人想感議發從者衆耳議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議素多力衆不

能奪讙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陷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亦自濠州遣其將王宏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鎮海軍治潤州）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泗州盱眙縣北都梁山項安世曰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清淺其山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俗謂蘭爲都梁因以名縣）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考異曰舊紀十月賊攻泗州勢急令狐綯慮失淮口乃令大將李湘赴援舉軍皆沒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爲賊所執送徐州令

狐綯傳曰賊闕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綯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
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卽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
之綯卽奏闕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
異由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備日與賊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
軍乘閒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破生縶送徐州爲賊蒸而
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龐勛斷手足以徇于康承訓軍時浙西
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
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爲交鬭之狀行約軍望見急
趣之千人並爲賊所擒送徐州綯旣喪師朝廷以馬舉代綯爲淮
南節度使辛讜傳曰湘率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
本皆爲賊所執彭門紀亂曰勛以泗州堅守遣劉佶共謀攻取時
淮南宣潤三道發兵戍都梁山舊城與泗州隔淮而已賊衆乃夜
潛師屯淮及明而逼城濠州賊帥劉行及亦遣王弘立侵掠淮南
于是合衆急攻官軍遂棄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
殺害二千人生擒七八百人并虜其將李湘等咸送于徐州賊遂
據守淮口斷絕驛路又曰賊旣破戴可師令狐綯懼乃遣使誘諭
約爲奏請節旄續皇王寶運錄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使
杜審權差都頭翟行約將兵二千來救三十日行約領兵方欲入
泗州又被賊奔來行約占山尋被圍合賊中兵士無可出救賊又
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而縶著山下伏兵須臾被殺匹馬
不餘賊遂圍淮口鎭有淮南都押牙李湘鎭將袁公弁領馬步三
千人被圍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束甲出軍被擒

遂殺崇御入鎮者使豎降旗鎮內兵士老小一萬餘人被劫驅送濠州郭厚本此防遏害今從續寶運錄賊據淮口泗水入淮之口漕驛路絕謂東南漕驛入上都之路絕也康承訓軍於新興九域志宋州甯陵縣有新興鎮賊將姚周屯柳子九域志宿州臨渙縣有柳子鎮在今宿州北九十里花成大北使錄曰自臨渙縣北行四十五里至柳子鎮張舜民郴行錄曰柳子鎮在永城縣南九域志永城縣屬亳州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沭陽漢厚邱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下蔡漢古縣唐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唐屬和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十五里巢漢居巢縣隋爲襄安縣武德七年改襄安爲巢縣屬廬州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滁州南至和州白五十里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

人考異曰彭門紀亂光蔡山中常賊數攻破滁州殺刺史高錫望賊附龐勛舊紀十一月吳迥既執李湘乃令小將張行簡吳約攻滁州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吳約云云遂剽城中居民穀判官張涿以豕役城壕故也勛又令劉贊攻濠州陷之囚刺史盧望回于迴車館望回憤而死實錄閏月賊陷和州滁州明年二月又云勛遣張行簡攻滁州入城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滁和今陷濠州從彭門紀亂陷滁和置執李湘下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鬭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軍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

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從捷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考異曰續寶運錄曰正月廿八日戴可師際失賊遂凶狂彭門紀亂曰可師引兵三萬欲先奪淮口遂救泗州十二月十三日遲明圍賊于都梁山下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兵彊不為備賊將王弘立者將兵數萬人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軍潰亂遂為所敗可師監使將校已下咸沒于陳于是龐勛自謂前無強敵矣舊紀十二月可師與賊轉戰賊黨屢敗盡棄淮南之守十年正月以可師充曹州行營招討使時賊將劉行及吳迥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退去可師追擊坐擒行及賊保都梁城登城拜曰兒與都頭歸降可師既知其詐乃進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惟病嫗數人而已王師人釁未整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真所殺一軍盡沒賊將吳迥進軍復圍泗州又曰龐勛奏當道先發戍嶺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

今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龐勛聚徒十萬
今若遣人遠救喪如戍卒與勛合勢則爲難并翦琭謂龐勛止絶
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實錄可師敗繫于閏月下亦云十二月
十三日新紀十二月壬申亦用紀亂之日也按紀亂上有閏月又
云十二月十三日以下無閏月疑謂閏月十三日也然據續寶運
錄閏月十一日辛亥讓陷泗州十四日至揚州幻兵權若于時可師
在都梁則讓必不舍可師而諸揚潤也若讓出在可師敗後則令
狐綯方自救不暇何暇救泗州若可師敗在正月則新紀十二月
己除馬舉爲南面招討使要之必在平讓遁揚潤之後故置於此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
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
儻戰遣使詣勛說諭許爲奏請節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
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絶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自壽州泝淮鄣入潁
賊既破𢧵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絶勛
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
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

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衄朝廷命兗海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以天雄節度使馬舉爲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考異正文曰曹翔馬舉爲徐州南北招討使注日彭門紀亂作馬士舉今從新紀紀亂日王晏權數爲賊所攻雖不敗仍亦時退縮朝廷復除龐州牧曹翔領兗海節度使充北面都統招討等使又魏博元帥何公遣行軍薛尤將兵三萬人犄角破賊曹翔軍于滕沛魏博軍於豐蕭其衆都六七萬人又言賊寇壽州宿州皆敗又言辛讜救泗州聯繫正月之下蓋追敍以前之事實錄二月以馬舉爲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承訓率諸將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不克賊圍壽州王晏權數爲賊所攻退縮不敢出戰乃以曹翔爲兗海等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魏博遣薛尤將兵三千犄角討賊賊衆攻海州戍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衆屯于柳子之西皆承此而

其他新紀綱率除南北招討在十二月而無閏今因薛與賊將同討徐州而見之置于歲末魏博節度使何全皡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尤將三萬人幷曹翔軍都六七萬人實錄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助討徐泗舊紀魏博何弘敬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營姓名皆誤今取其人數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四縣皆屬徐州滕春秋滕子之國隋置滕縣宋白曰以縣西南四十里有滕城也豐漢古縣九域志滕在州北一百九十五里沛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豐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蕭在西五十里蕭縣亦以古蕭國爲名

是歲江淮旱蝗

己丑咸通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人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

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爲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紿之曰王宏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卽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爲起居郎駙馬都尉同昌隋郡名唐爲壽州霍邱縣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以爲箕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徐賊寇海州徐賊者龐勛所遣兵也九域志徐州東至海州四百八十里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殊絕也斷橋柱而不使絕待賊過蹋而陷自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衆潰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南道軍淮南浙之兵也辛讜以浙西之

軍至楚州收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讓曰我請爲前鋒勝則斷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讓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遇鎖讓率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慆令讓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讓揚言賊雖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

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

附錄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居喪若成人母長孫氏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略通諸經義善于文詠吳人呼為神童伯兄發嚴令咏龍收應聲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咏筆仍賦鑷字韻曰雖非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為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及長身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秀目寡言笑博學彊記至他藝無不通解從陽耕夫得古鍾高尺餘收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而劀拭之有刻在兩欒果如收言時有安說者稱善琴收問之曰五弦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所加收曰非為文王深乎說曰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弦收曰且止果如子之言則少商武弦也文王安得武音乎說大驚因問樂意收為暢言之皆說所未聞時說已七十餘而收猶未冠也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不可舉進士既而假擢第收乃之長安一舉登第年僅二十六時故相杜悰鎮揚州署收節度推官久之宰相馬植奏授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鄉試未第收不出衡門今假從事矣府僕不忍先為御史相公必欲振拔孤生俟僕稟兄旨命也植歎美而止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兄弟並居憲府世榮其友尋丁母憂歿葬其父於偃師會葬者千人及居相位稍務華靡頗為

名輩所議○副音副發音稅

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卻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十鎮謂義成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橫海泰寧宣武忠武天平也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宿州臨渙縣以臨渙水得名南北對境圖經渙水出亳州南流入淮正直五河口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檛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宏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宏立引兵渡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宏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此襄城非汝州之襄城蓋徐宿間別自有襄城也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宏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

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宏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勛曰宏立再勝未賞（再勝謂取濠州破戴可師）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宏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保衡爲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　徙郢王侃爲威王（侃宣宗子也）　康承訓既破王宏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水謂渙水也）　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芳城新書作芳亭）　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

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眞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

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斗山在今盱眙縣亦曰陡山臨淮據斗山之東則古盱眙賊將王宏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譔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譔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火牛縛草爲之爇以燒敵今沿邊州郡防城庫積草謂之火牛草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讜揀點驍勇須空船十二隻般糧二十日卯到楚州四月六日離楚八日至斗山下是日三更後入泗州案正月二十七日讜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二月六日米總食盡復出又二十日卯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九日然後離彼又上有二月十日段薰御史不應下云二月七日讜出般運疑是三月字也　龐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

直趨拜於庭勛揲筴而殳之時魏博屯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為太保分司（以綯在淮南喪師命馬舉代之）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皆不之知魏博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眾且聞勛自來諸寨皆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曹翔兗州兵本治兗州故退保之）　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矜大詆官軍為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眾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泗州自去年九月末受圍）守城

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眾（謂破魏博之兵也）西軍震恐（西軍謂康承訓之軍也時屯柳子其地在豐縣之西）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詰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李湘敗公弁之兵也）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眾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與失期遂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躡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

儒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考異曰實錄勛敗於柳子在五月蓋約奏到書之其他皆如此雖有日月不可用今從彭門紀亂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第城驛在宿州西

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兵圍下邳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下邳在州東一百八十里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蕘以氣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蕘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考異曰玉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鹺以瞻爲從事商拜相命官曾不及瞻瞻出于羈旅以楊元翼樞密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啟關者謁焉瞻有儀表加之詞辯復利元翼一見悅之每元翼歸第瞻輒候之由是日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矣瞻即復謁徐公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

海之人教不受相公之恩某故相公從事竊飢日加且衰歲矣相公曾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才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郎下拜焉商初聞其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計不覺愕然方欲遜謝暉已疾趨出矣明厂丙廟子出以贈爲翰林學士禁嚴緊有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于變憎之說附見欽此又云元贊爲嚴朔監軍暉郎出爲太原亞尹鄭從讜爲節度使辟不遑焉俏復入翰林而在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爲鄭尚書冷暖息不復病熱矣從讜南海之命暉所致也案舊傳暉自戶部侍郎承旨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贈爲學士若非罪譴恐不爲少尹又舊紀賊還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讜自宣武節度使爲廣州在暉驟州後故知玉泉子所紀皆虛今不從○嶂音羶嶂桂州人也　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招義漢淮陵縣地宋置濟陰郡隋廢郡爲化明縣武德七年改爲招義縣鍾離漢古縣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爲定遠唐皆屬濠州九域志招義在州東一百二十四里定遠在州南八十里　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眾少爭出寨西戰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

屯兵北津以相應北津淮水之北岸也舉遣別將渡淮擊之斬獲數千平其寨

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滄州卒戍魯橋之兵也九域志濟州任城縣有魯橋鎮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蘄縣古蘄縣唐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賊

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玫音梅直自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元稔代之治宿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國兵謂官軍也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躡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

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外寨宿州城外之寨羅城宿州羅城也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八月康承訓攻柳子寨垂克而賊將王宏立救至王師大敗承訓退保宋州龐勛乘勝自帥徐州勁卒并攻泗州留其部將許佶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案宏立拔柳子爲承訓所敗兼于承訓悲時宏立已死於泗州勛亦未嘗親攻泗州舊紀實錄誤也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元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皋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靑旗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飮酒於柳溪亭元稔使部將董原等勒兵於亭西元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僕射謂承訓也此輩何得尙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元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

而定戊午開門出降元嵇見康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元嵇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衞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貫勞而遣之元嵇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元嵇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旣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元嵇至彭城引兵圍之案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爲賊城守若尙狐疑須臾之閒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黨自北門出元嵇遣兵

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渡汴南掠亳州九域志宋州南至亳州一百二十里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蘄秦漢古縣宋屬譙郡齊爲北譙郡隋爲縣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初龐勛之求節也必希歲內得之于是閭里小兒競歌之曰得節不得節不過十二月即龐勛九年十月十七日作亂十年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閏月計之正一歲而滅案六月承訓知勛掠亳宋即追之至蘄縣得之恐未至十九日疑是九日也新紀九月癸酉龐勛伏誅用彭門紀亂也賊宿遷等諸寨

皆殺其守將而降（宿遷晉宿預縣也唐避代宗諱改曰宿遷屬徐州在下邳東南一百八十里）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元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迥突圍走馬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招義縣屬濠州）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為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會昌中已置大同軍團練使於雲州尋為防禦今陞為節鎮）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數過其家門未嘗與妻子相見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　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考異曰舊紀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伴等訟雍罪其月賜自盡實錄訟在八月賜自盡在十月今從之）家屬流康州兄弟五

人皆遠貶　免徐宿濠泗四州三歲稅役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肅宗至德元載分鄱陽秋浦置至德縣屬饒州）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謂分西川巡屬邛嶲等州別立定邊軍也）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舂烏部破之（董舂烏部西川附塞蠻也）十一月蠻進寇嶲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

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潛分軍開道踰雪坡奄至沐源川（雪坡雪嶺之坡也沐源川在嘉州羅目縣界麟德二年開生獠置羅目縣及沐川後廢沐川以羅目屬嘉州宋朝又廢羅目爲鎮屬峨眉縣久今嘉州犍爲縣有沐川鎮）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兗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此江青衣江也）已濟眾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犍爲漢郡名後周置子陽縣隋開皇初改名犍爲因山爲名也唐屬嘉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嘉州漢犍爲郡南安縣地梁武帝開通外徼立青州取青衣爲名西魏改青州爲眉州取峨眉山以爲名後周復曰青州又改曰嘉州取漢嘉郡以爲名隋又改曰眉州唐復曰嘉州別置眉州於故武陽縣地陵雲寺在嘉州南山開元中僧海通於漬江沫水濛水三江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爲彌勒大像高踰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刺史楊忞（忞音民）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眾皆潰忞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

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栰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徐宿舊武寧軍以其軍數亂逆罷節鎮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眾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導江本劉蜀汶置都安縣後周改爲汶山縣唐改曰導江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邛州軍資儲偫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考異曰張雲咸通解圍錄曰十年十月南蠻衆擊董舂烏部落傾其巢窟舂烏以其衆保北柵俄而蠻衆至沐源川遂逼嘉州南自清溪關寇黎雅張彭錦里耆舊傳曰十一年庚寅節度使盧僕射耽冬雲南蠻數萬寇邊突破清溪關犯大渡河遂進陷沈黎突邛崍直雅邛案解圍錄新舊紀皆在十年冬而彭傳以爲十一年冬誤

也新傳曰十年乃入寇以兵綴青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闚嘉州案蠻以十一月至沐源川非盛夏新傳誤也實錄又曰驃信以十一月二日離善闡每人止將米炒一斗隨身乃詔高駢乘其國內無兵備進攻善闡以解衝突案駢時爲鄆州節度使不在安南恐實錄誤也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終